

淺說中世紀迄近現代西洋圖書發展——兼記若干袖珍版本類型

■ 宋兆霖

西洋圖書的歷史源遠流長，自古代兩河流域的泥板文書、古埃及的莎草紙卷、羅馬時期延續至中世紀的羊皮紙冊、造紙術傳入後的木刻本，而至十五世紀谷騰堡活字印刷盛行以迄今茲的印本、資訊科技勃興後應勢而生的電子書，其發展可謂為泰西各民族文明進程的縮影，承載著知識積累的具體成果，更體現傳播技術演化的歷史軌跡。至於輕巧便攜的袖珍本，自古有之。中世紀的口袋福音書與腰帶書、文藝復興運動期間的便覽、近現代的小書、小冊、廉價小說、平裝讀物等，可置於衣袋懷袖攜行；其付諸刷印刊行者，售價低廉，一般市井人家遂得購覽翫索，將閱讀溶入生活。

導言

西洋圖書以裝幀形式出現，可追溯至埃及古王國時期（Old Kingdom, 2681-2181 BC）的莎草紙卷子本（papyrus roll），其存在一直延續至四世紀末或更晚。期間，古羅馬人於公曆紀元之初研創的冊子本（codex）更「賦予圖書以獨特、可識別的物質形態」，今人所瞭解的圖書外觀於焉大致成形。由卷子本而冊子本的變化過程，發生於二至四世紀間，西洋圖書標準形制逐漸得獲確立，且「維繫了十七個世紀之久」，嘗被視作谷騰堡「印刷機發明前圖書歷史上最重大的發展」。

羅馬帝國於五世紀崩解後，歐洲進入封建社會局面。西方圖書文化的延續，胥賴基督教會及所隸之各地修道院。中世紀圖書以宗教經典之彩繪抄本（illuminated manuscript）為大宗，由修道院僧侶辛苦書成，佐以繁複

的藝術裝飾，其精緻美感每令人嘆為觀止。此等抄本體現了中世紀以基督教義為中心的文化特色，亦成為基督宗教以道德力量統一歐洲信仰的主要工具。僧侶孜孜於經文錄寫，表達對聖靈的崇敬之外，亦抄存古代希臘、羅馬俗世文本，從而為十四世紀末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的古典再生奠立基石。

西方活字印刷技術的出現約莫與造紙工藝發展日趨蓬勃同時，係揭開現代史序幕的重要事件之一，曾對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科學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思想啟蒙（Enlightenment）等泛歐洲文化運動產生直接影響。自十六世紀始，書籍製作發行與知識傳播流通因出版商家的崛起、製書技藝的精進、機械印刷的問世而發生革命性變化；然而，圖書的基本形式未曾改變，古羅馬人冊子本的形制與外觀仍獲

保留，相對完整，與時下坊肆所見圖書樣貌並無二致。

本文旨在介紹中世紀以迄近現代西洋圖書發展進程，兼述其產生之時代背景或形制外觀，庶幾讀者可資比較東西方圖書文化之異同。又文中亦將言及若干類袖珍小書，備供考見前人兼顧文字傳播及便利實用的設計巧思。案人類於舊石器時代開始創作物件的同時，已嘗試依比例研製袖珍或微型用品。古代巴比倫人曾製作小型楔形文字泥板文獻，作為交易憑證。圖書亦不例外，其袖珍版式幾與常規版式同時出現。

書於卷冊

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十世紀即已創造文字，並於木材、陶片等材料的表面刻寫。

莎草紙以其耐乾耐熱特性，最終成為常見的書寫材料。書寫一般文件，單葉已足敷需求；至於大篇幅作品，則須使用長卷。案卷子本係由單葉莎草紙接續以澱粉糊膠黏合而成，橫向開閱；文字分欄排佈，由左至右書寫於纖維橫向紋理密布的正面。（圖1）埃及係莎草紙材料原生地，其造紙成品亦輸往地中海世界，為希臘人及羅馬人使用，並於公元前六世紀末成為區域內最普遍的書寫材料。據載，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 Epiphanes, 210-181 BC）與希臘殖民城邦帕加馬（Pergamum）國王歐邁尼斯二世（Eumenes II, c197-159 BC）互爭藏書雄長，曾禁止莎草紙輸往安那托利亞（Anatolia），期以阻礙當地文化發展。此舉使歐邁尼斯二世不得不改以獸皮作為書寫材料，從而促進羊皮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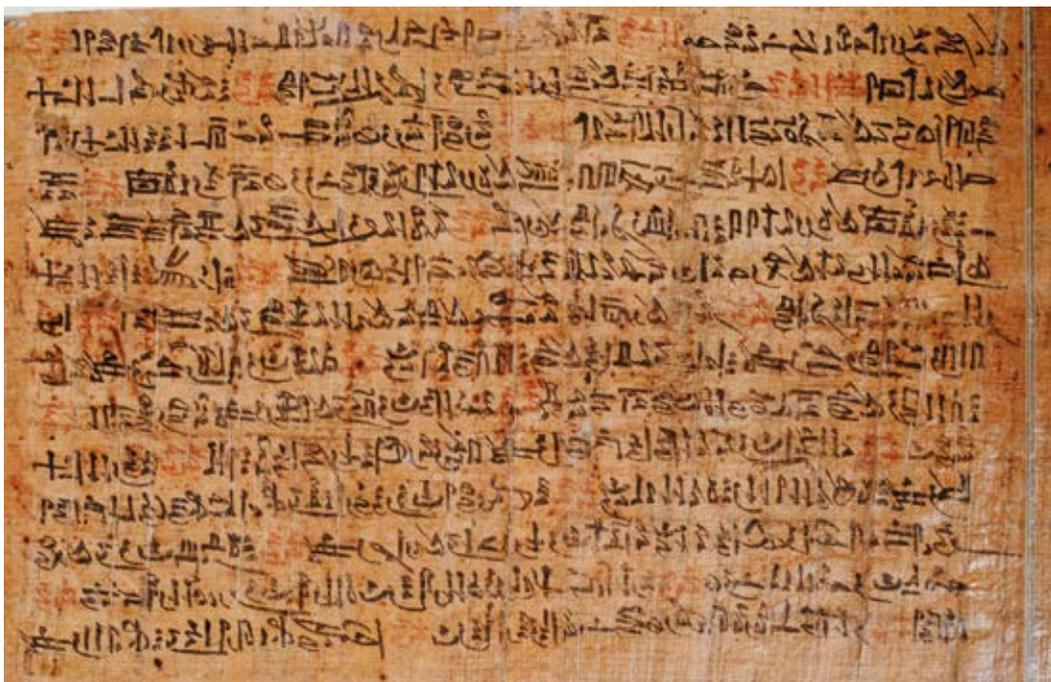


圖1 1307-1196B.C 伊普威爾莎草紙卷（Papyrus van Ipoeper）長378公分 荷蘭國立古物博物館（Rijksmuseum van Oudheden）藏；Accession no. 22662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8/Papyrus_van_ipoeper_-_Google_Art_Project.jpg（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18日。



圖2 55-79 手持版牘與尖筆之仕女 (Donna con Tavolette Cerate e Stilo) 壁畫
1760年5月24日於龐貝出土 長37, 寬38公分 拿坡里國立考古博物館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 藏; Inventory no. 9084 Ho Visto Nina Volare from Italy攝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1/Napoli%2C_museo_archeologico_%2818536648405%29.jpg (CC BY-SA 2.0), 檢索日期: 2018年10月21日。

(parchment) 與犢皮紙 (vellum) 的發展。

羊皮紙與莎草紙同時存在，與一般所謂前者係後者之「進化發明」認知有所不同。卷子本亦曾以羊皮紙為材料，將紙張逐葉縫合而成。兩者相較，羊皮紙堅實耐用，書寫字跡清晰鮮明；其正反表面經刮抹清理，可再次使用。羊皮紙優點不少，獲古羅馬社會接受的程度卻遲未顯現，難與學者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23-79) 眼中「人類文明歷史首要基本工具」的莎草紙相頡抗，故一直被視作次等書寫材料，僅適合尋常筆記之用。迄三世紀末，嚴肅作品之抄錄，仍以莎草紙為首選。

公元一世紀間，羅馬人就亞述民族使用之蠟面版牘 (wax tablet) 進行改良，帶來西方「圖書發展史中最重大，亦最持久的革命之一」——冊子本。蠟面版牘係一種可摺疊的

雙聯記事本 (diptych)，由兩片木版串聯而成。木版中間分別挖刻大面積淺區域，覆蠟後作為書寫平面。蠟面經加熱軟化，以刮刀抹除文字並予鋪平，即可重複使用。多聯版牘 (polyptych) 亦頗常見 (圖2)，其體積袖珍者，稱作小寫字版 (pugillare) 或拳頭書 (fist book)，古羅馬部隊曾以之記錄指令、密語等軍務資料。

古羅馬人如何據蠟面版牘研製冊子本，抑或其間是否存在過渡階段，西

方古典學界迄無定論。所謂冊子本，係「一疊任何材料製成的紙張，從中對摺，並於背脊柱處固定，再以封面保護」而成的書籍。冊子本由若干配頁 (quire，又稱配帖) 依序堆疊裝釘而成，各配頁由4、8或16葉紙張組合。莎草紙及羊皮紙皆可裝釘成冊，惟前者的脆性不利對摺，且頁面無法再予利用，遂漸為後者取代。羊皮紙冊子本受到青睞，自與其諸多優點有關：可單手持拿，利於收貯，收錄內容更多 (紙張雙面可用故)，且特定頁面閱覽、前後文字參照頗為便捷。不過，冊子本之獲得重視，與基督教發展有關。

四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c272-337) 傾慕基督教義，特頒布《米蘭敕令 (Edictum Mediolanense)》，維護其合法宗教地位，使之脫離自一世紀以來的受迫害困境；復召集尼西亞宗教會議 (Council

of Nicaea），確立教義正統，平息各派爭議，使基督信仰得以快速傳播。他曾諭令以羊皮紙製作「易讀、方便、可攜」的冊子本《聖經》，分贈新都拜占庭（Byzantium）各教會。四世紀末，皇帝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 347-395）進一步將基督教定為國教，與政權合流。受此激勵而不斷成長的基督教會眾，乃踴躍製作福音書及神學著作冊子本，以廣宣教。又抄寫者亦將謄錄內容擴展至俗世文學，使不再侷限於宗教經典。要之，在皇權贊助下，基督教持續擴張，基礎愈益強大穩固。羊皮紙冊子本因而成為播揚上帝之道與古代作品菁華的主要媒介，繼於六世紀間幾乎完全取代卷子本。

中世紀的圖書發展

羅馬帝國於五世紀末傾覆，象徵古典時代的結束；此後近千年間，歐洲進入神權地位崇高的時代。基督教為中世紀歐洲唯一信仰，而教會係支配社會生活的最高機構；聖禮儀式主導了個人一生所有重要時刻，教義聖約更鞏固了生命真諦與道德本質的主流信念。中世紀前期三、五百年，當歐洲經歷劇變，社會動盪不已之時，基督教曾以道德力量維繫統一信仰，傳承古典文明，成為各民族的精神寄託與知識泉源。

中世紀的文化以基督信仰為核心，任何發展皆以「圖解《聖經》，強調天國神聖的精神世界，歌詠殉道者受難的情操」為旨趣。書籍製作亦不例外，千百年間所完成者率皆教義經典。案強調絕去俗世顧念的團體隱修制度出現於四世紀初，由埃及信徒帕科繆（Pachomius the Great, c292-348）首創。六

世紀，義大利修士聖本篤（San Benedetto da Norcia, 480-547）為兼顧靈修敬拜的維繫與福音生活的實踐，特設《聖本篤會規（Regola Benedettina）》，於究心靈命提昇之外，尤重體力勞動。《會規》以營造理想隱修環境為目標，遂漸為各地修道院採行。宗教家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us, c485-585）不旋踵又將手抄經典納入所創《宗教與俗世學習制度（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aecularium Litterarum）》，視之為修道生活必備環節，期「以筆墨反擊魔鬼的不道德羅網」。此後，讀經抄經成為僧侶靈性文化活動特徵，必欲使之具備研讀經文，闡發中含精義，進而充實個人靈修生命，滋養他人精神生活的知能。

僧侶錄寫經典所用材料為羊皮紙或犢皮紙，裝釘則據典型的冊子本形制。自五世紀起，東哥德王國（Ostrogothic Kingdom）及拜占庭帝國所製宗教經典開始出現彩繪圖像，既以彰顯對上帝的虔敬，亦以協助識字能力有限之統治階級與社會民眾瞭解基督教義。義大利羅桑諾大教堂教區博物館（Museo Diocesano e del Codex, Cattedrale di Maria Santissima Achiroplita）珍藏之六世紀《羅桑諾福音書（Codex Purpureus Rossanensis）》係存世最古老《新約聖經》彩繪抄本之一，以拜占庭經文字體（Byzantine text-type）書於紫染羊皮紙。呈現基督生平的彩繪分為兩層，下層《舊約聖經》之先知小像指向上層《新約聖經》場景所描述的事件。（圖3）

修道院係中世紀的圖書文化與知識生活中心，其略具規模者皆設抄經室（scriptorium），製作宗教及俗世典籍。所作抄本為當世所重者，亦常獲皇室貴族或其他



圖3 約550 《羅桑諾福音書》—耶穌立於彼拉多面前 (Christ before Pilate) 長30·寬25公分 義大利羅桑諾大教堂教區博物館藏
en:User:Dsmgold 2005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210666>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7日。



圖4 抄經室僧侶工作像 (Scriptorium Monk at Work) William Blades. *Pentateuch of Printing with a Chapter on Judges*. Chicago: A.C. McClurg and Co., 1891, 9.
取自維基百科：<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criptorium-monk-at-work.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27日。

修道院委託錄寫。(圖4)迄十五世紀谷騰堡著手活字印刷，彩繪抄本一直是西洋圖書主流；其文字抄寫嚴謹，插圖用色豐富，封面裝飾華麗，裝釘作工精細，乃中世紀文化藝術發展的代表性成就之一。彩繪抄本最為人讚嘆者，厥為內含之圖像裝飾。僧侶所繪未必皆屬原創作品，卻足為中世紀繪畫藝術表徵，往往係當時西方藝術成就唯一存世實例。圖書裝飾於十四、十五世紀因俗世專業製書作坊興起而達發展巔峰時，許多抄本幾全由彩繪頁面組成，其工藝美術或物質文化價值實已超越宗教靈修與精神奉獻功用。

彩繪抄本大小不一，版式結構亦互不相師。開本大者，高及數十公分，聖壇用詩歌集每高踰一米；口袋福音書 (pocket gospel) 尺寸袖珍，高僅十餘公分或更少。大英圖書

館 (British Library) 所藏《林迪斯法恩福音書 (Lindisfarne Gospels)》作於八世紀初，長寬各約 36.5、27.5 公分，以拉丁文抄寫；封面珠寶裝飾華麗，內頁行間古英文譯文由十世紀卡斯伯特 (Cuthbert) 教區總教堂主持奧爾德雷德 (Aldred the Scribe) 作，係現存最古老的福音書英文譯本。(圖5)現藏德國特里爾市立圖書館 (Stadtbibliothek Trier) 的《阿達福音書 (Evangeliar der Äbtissin Ada)》乃法蘭克王國 (Regnum Francorum) 國王查里曼 (Charlemagne, 742-814) 獻予其妹吉賽拉 (Gisela, 757-810) 修女之犢皮紙抄本，尺寸約 36.6 公分高、24.5 公分寬，以加洛林小寫體 (Carolingian minuscule) 書成於八、九世紀之交。書內彩繪不多，然繪者能充分掌握加洛林文藝復興運動 (Carolingian



圖5 715-720 《林迪斯法恩福音書》，或為林迪斯法恩主教伊得弗瑞斯（Eadfrith, d. 721）作 約長36.5，寬27.5公分 大英圖書館藏；Shelfmark Cotton MS Nero D IV 取自大英圖書館圖像資料庫：<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lindisfarne-gospels>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1日。

Renaissance) 古典風格，乃當時代表性作品之一。(圖6) 口袋福音書則多為個人閱讀或佈道宣講用書，與耶穌生平或復活事蹟無關之材料均未寫入；福音書作者肖像之外的其他圖繪，亦不多見。十二世紀結束前歐陸修道院未曾製作類似小型抄本，是以口袋福音書或為愛爾蘭、不列顛地區島嶼藝術 (Insular art) 獨特現象。大英圖書館典藏之《聖卡斯特伯特福音書 (St. Cuthbert Gospel)》大小僅13.7公分高、9.5公分寬，製作於八世紀初；內容以安色爾字體 (Uncial script) 拉丁文寫成，優雅簡約，大寫體 (majuscule) 及小寫體俱見。(圖7) 全書未經重新裝裱，係迄今保有原始完整裝幀的最早西洋圖書；封面封底以山羊皮革包覆樺木版製成，浮雕紋樣頗足呈現島嶼藝術皮革裝飾風格。他如愛爾蘭都



圖6 約790-800 《阿達福音書》 約長36.6，寬24.5公分 德國特里爾市立圖書館藏；Codex 22 取自維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Meister_der_Ada-Gruppe_001.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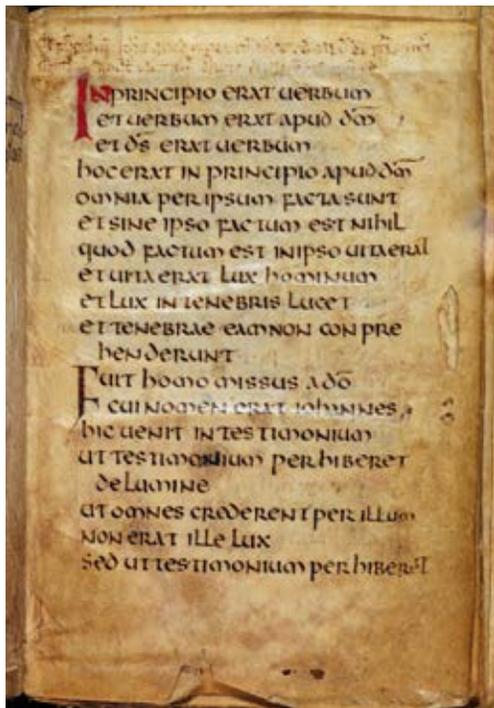


圖7 八世紀初 《聖卡斯特伯特福音書》 首頁 約長13.7，寬9.5公分 大英圖書館藏；Shelfmark Add MS 89000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5/57/St_Cuthbert_Gospel_-_f.1.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0月31日。

柏林大學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所藏之《迪瑪聖書（Book of Dimma）》、《穆齡聖書（Book of Mulling）》等，均屬小規模口袋福音書。

十二世紀初，彩繪抄本的製作達到高峰。若干修道院以抄錄的宗教神學及古典作品文本數量龐大，開始招募俗世匠師，入院協助。與此同時，為個人目的製作抄本的風氣漸開，專為一般人士服務的製書作坊不斷增加。十二世紀末，歐洲大學的興起削弱了教會對抄本製作的控制。修道院抄繪書籍主導地位益趨式微，發展日盛者，則係大學教育所在之民間作坊。學生修習及教師傳授導致圖書需求遽增，波隆那（Bologna）、巴黎、牛津、劍橋等大學城市頓時成為學術用書的生產交易中心。十三世紀，義大利各大學率先將獲認證之標準教學文本劃分為若干分部（pecia），複寫校驗無誤後，透過書局（stationarii）租予學生抄錄。同時，書局亦聘僱抄繪匠師製作書籍，售予學生。各大學對書局主事者及其匠師之教育程度規定甚嚴，更要求宣誓提供正確抄本。此一作法隨後為巴黎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及歐洲其他學府仿效，嗣於世紀末成為範式。十四世紀，歐洲封建制度解體，各地城市逐漸成形，商業繁榮與財富增加促進了市民中層階級的崛起。社會中識字民眾亟欲透過閱讀俗世文學充實精神生活，作家亦願將作品委託抄寫成書後銷售。社會環境變化使歐陸各城市民間作坊快速成長，而技巧精實畫家的加入及師徒傳承制度的落實更使之愈益專業化。修道院雖遵循傳統，持續製作，惟盛況不再。

約莫十三、十四世紀間，日耳曼地區出

現一種輕巧便攜的書籍裝幀型式，今人稱作腰帶書（girdle book）：將包覆封面封底之皮革於書冊下緣及左右延伸，次將緊收後呈長錐形的尾端編織成結，並以兩側所附帶釦裹繫保護，再將結捲塞入腰帶。（圖8）書冊懸掛於腰帶時，頁面呈倒置狀；佩戴者持握抬起，可即翻閱，無需先行解下。腰帶書尺寸不大，高約9至16公分，厚約5公分；重量亦輕，約在0.5公斤之譜。此等袖珍本的內容多與靈修或哲學有關，如流通廣泛的《時禱書（Book of Hours）》及羅馬哲學家波愛修斯（Boethius, c477-524）所作《哲學的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等；使用者以僧侶、神職人員為主，貴族仕女且曾以之作為服裝配飾。（圖9）



圖8 腰帶書 Sofus Larsen, “To Minder fra de aabne Ting,” in Carl Dumreicher (ed.), *Ex Bibliotheca Universitatis Hafniensis* (København: M.P. Madsen, 1920).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圖書館藏；MS084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4/Girdlebook-NewHaven-YUL-MS084.jpg>（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7日。



圖9 c1482-1516 荷蘭畫家耶羅尼米斯·波希 (Hieronymus Bosch, 1452-1516) 三聯畫 (triptych) 局部 聖長雅各伯宗徒 (St. James the Greater, d. 44) 及佩戴之腰帶書 長163.7, 寬60公分 柏林畫廊 (Gemäldegalerie) 藏; Accession no. 560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5/Jheronimus_Bosch_Last_Judgment_triptych_%28Vienna%29_exterior.jpg (Public domain), 檢索日期: 2018年11月7日。

亦將人生目標由仰望來生轉變為成就自我。他們不僅質疑教會的思想禁錮，要求將感情、智慧自宗教桎梏中解放，更強調古代希臘、羅馬文化以人為本的內涵及其理性思維的本質，希冀透過知識與科學的追求，人生與自然的歌頌，恢復古典舊觀。此種重視精神價值，肯定生活意義的人文思想，具崇古與革新雙重意義，迅即發展成為觸發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繼又播揚至歐洲各地的力量泉源。

人文主義者對生命熱情，富開創精神，尤重古典學術修養的涵泳。他們相信，古典著作係道德教化的基礎，有助高尚人格的育成，且為個人文化修養與品德情操的表徵。迭經中世紀修道僧侶傳抄彩繪，存藏於修道院、教堂、封建貴族莊園等處之古代俗世文史作品，因而受到重視。渠等積極蒐訪文本，考據互證的同時，亦鳩工複寫翻譯，從中認識古人的智慧與風範。十五世紀，歐洲社會對於書籍的需求愈益殷切，民間作坊已難肆應；若干沉寂已久的修道院竟爾從中覓得新生動力，紛紛重啟抄經室，並擴充規模。縱使如此，書籍供不應求的現象依然難獲排除；而羊皮紙的價格不斐與供應不穩，更為圖書製作帶來雙重瓶頸。此一困境直至以棉麻破布為原料的紙獲得廣泛使用，以及活字印刷技法出現，始漸趨緩和。

十一世紀末，造紙術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十二迄十四世紀間，西、法、義、荷、德等國已見造紙廠家。十三世紀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 1194-1250) 曾諭示政府文件以紙書寫者無效，排斥回教徒書寫材料，偏好最能呈現文字圖繪飽滿色澤的羊皮紙。不過，皇命效果不彰，

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圖書發展

十四世紀，撐持歐洲基督教世界近千載的教會組織逐漸失去權威，民眾對宗教的信心動搖，開始將生活中心由聖靈導向個人，

造紙廠相繼於歐陸各主要人口中心成立，產品更輸往造紙材料（舊衣織物）來源不足的北方嚴寒區域。十五世紀，紙價已降至犢皮紙的六分之一。逮乎十六世紀，紙完全取代羊皮紙，成為書寫與印刷的主要材料。

隨著紙的廣獲使用，歐洲最遲於十四世紀末出現一種結合雕版刷印工藝的木刻本（block book）。工匠依實際成書尺寸，先將文字與插圖鏡射浮凸刻離於木版，並於版面蘸墨，續將紙鋪排其上，單面摹拓刷印，空白背面則與次葉之空白背面黏合。書葉經對摺，依序彙整後裝釘成冊。木刻本以宗教材料為內容，多不踰 50 葉，旨在宣揚基督教義信仰。讀者以未受正規教育之民眾及佈道神職人員為夥，前者視圖可即辨義，後者可以之強化宣講的戲劇性。傳播較廣的木刻本包括《窮人聖經（Biblia Pauperum）》、《死亡的藝術（Ars Moriendi）》、《雅歌（Canticum Canticorum）》等（圖 10），至於不含圖繪的純文字書籍亦有之，如羅馬修辭學家埃利烏斯·多納圖斯（Aelius Donatus, 320-380）的拉丁文法教本。存世木刻本多為十五世紀後半葉所製，故亦被列入金屬活字印本出現最初五十年間的搖籃本（incunable）之林。

十五世紀，德國金匠約翰尼斯·谷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c1400-1468）及同儕率先就雕版技法進行改良，熔合鋅、鉛、錫、鉍等元素，澆鑄個別金屬陽文活字，復據古人壓製葡萄酒、橄欖油的器材研發手動垂直螺旋式凸版印刷機，並制定排字、校對、裝版等刷印程式。渠等於 1450 年開創金屬活字印刷術，不僅可快速量產字型版式一致的印本，更可大幅降低製作費用。此後五十年間，



圖 10 約 1460-1470 《窮人聖經》 荷蘭國家圖書館（Koninklijke Bibliotheek）藏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5/Blokboek%2C_Biblia_pauperum.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0日。



圖 11 《古騰堡聖經》 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藏 NYC Wanderer (Kevin Eng) 攝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6/Gutenberg_Bible%2C_Lenox_Copy%2C_New_York_Public_Library%2C_2009_Pic_01.jpg (CC BY-SA 2.0)，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4日。

活字印刷迅速傳播，大批德國匠師相繼將之輸入歐洲各國。

谷騰堡及其助手製作的第一部印本為拉丁文《聖經》，出版品質精細，體現了金屬活字印刷的創新，亦保存了彩繪抄本的藝術性與工藝性。據悉，《古騰堡聖經》印量僅

180 部，其中 140 部以紙刷印，餘 40 部以犢皮紙製成。全書兩冊，凡 643 葉，每頁長約 41.91 公分、寬約 30.48 公分，雙欄排列，共 42 行文字，是以又名《四十二行聖經（42-line Bible）》。排版採用的哥德字體（Gothic script、Textura、Blackletter）由加洛林小寫體演化而來，極似中世紀抄經僧侶書法手蹟；各章節段落裝飾性首字母之著色及頁緣彩繪之製作，則以手工完成。（圖 11）與此同時，谷騰堡門下資深匠師彼得·薛佛（Peter Schöffer, c1425-1503）亦嘗試製作僅約 7.62 公分高、10.16 公分寬的微型（miniature）圖書。

造紙術與印刷術的合流，使書籍供應日趨穩定，流通益為廣泛，知識普及與思想傳播乃得以實現。十六世紀初，德國神學教授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曾以之推廓宗教改革思想，希冀擺脫教會欺壓，使人人得獲宗教與精神自由。他發表《九十五條論綱（Ninety-five Theses）》，挑戰教會權威，質疑其教條、儀禮及組織。《論綱》及譯本經大量刷印，旋即傳遍歐陸，而路德追隨者所作宗教改革文字更快速流通，最終引發一波社會、政治、教育、經濟變革，迄十七世紀中葉而止。約莫同一時期發生於歐洲的科學革命亦復如此，無若版印發行的進步，使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等思想先驅之著作迅速傳播，各地學者焉得相續切磋鑽研成果，促成科學觀點的本質變化，為現代科學奠定基礎？

金屬活字印刷問世後，文藝復興運動發源地的義大利即因社會經濟富裕、造紙質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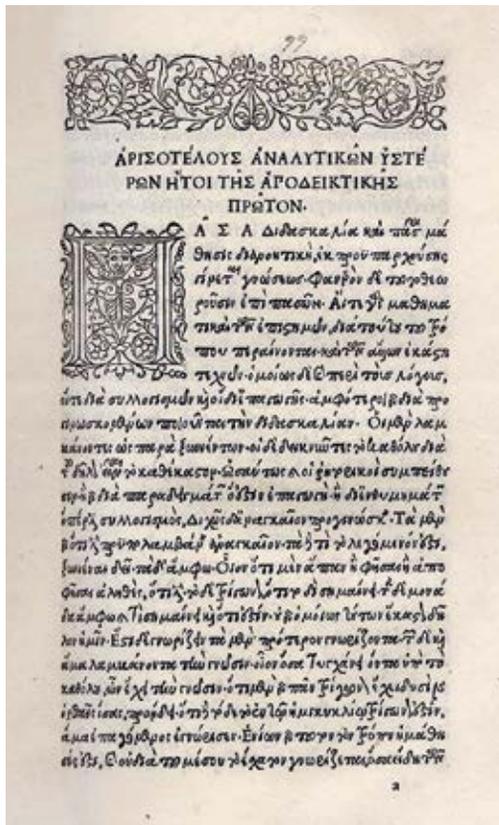


圖12 1495-1498 馬努提烏斯出版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ès）》義大利杜林普雷格里阿斯克古籍圖書館（Libreria Antiquaria Pregliasco, Torino）藏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3/36/Aldo_Manuzio_Aristotele.jpg（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4日。

兼優、民眾識字率高等因，躍居歐洲版印大國；威尼斯更以其商業及配銷優勢，成為十五世紀末的印刷中心。當時最著名的出版家，首推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Aldus Manutius, 1449-1515）。早期從事印刷工作者，多具備相當程度的工藝背景，馬努提烏斯則出身學術界。他懷抱崇高人文思想，認為以原書樣式出版古典文本，最能維繫文字精義，是以畢生致力於刊印稀見希臘文或拉丁文著作，力圖保存古代學術遺緒。他辭世前共出版近百位古典及後古典時期作家的文字，版面清麗高雅，為當世人文主義學者稱頌。（圖 12）十六世紀初，馬努提烏斯進一

步以新創斜體字型 (italic type) 將古代經典併若干新作刷印為八開本 (octavo) 可攜便覽 (libelli portatiles in formam enchiridii)。他每年出版六部，每部刷印千冊，風格簡約，被視為現代平裝讀物 (paperback) 的前身。(圖 13) 由於此等小開本手冊受到歡迎，常人閱讀習慣因之改變，盜印馬努提烏斯袖珍書風氣更甚囂塵上。出版傳揚古代經典之外，他的版式設計亦見新猷，包括發展分號與逗號，並建立其用法等。

十七世紀為荷蘭的黃金時代 (Pax Hollandia)，藝術、科學、經貿、軍事成長均達巔峰，海牙、阿姆斯特丹、萊頓 (Leiden)、烏特勒支 (Utrecht) 等城市更發展成為知識傳播中心。萊頓出版巨擘埃爾澤維家族 (House of Elzevir) 為肆應平民教育推廣需求，於世紀初開始發行小尺寸的十二開本 (duodecimo)，提供系列拉丁文古典著作。當時的袖珍本以皮紙包覆薄紙板裝幀，小字體印刷，且價格合理，故頗為暢銷；不少學者蒐羅後彙為移動式圖書典藏，於行旅中取閱。後世藏家為強調品味，彰顯財富，往往以皮革重予裝幀。原為配合民眾、學者需求而出版的平價圖書，遂成為仕紳私家藏書珍品。

相對於前述學術、教育性質的圖書，歐洲於十五世紀末出現一種以普通民眾為銷售對象的廉價袖珍小書 (chapbook)。小書源自法國市井流動商販兜售的藍皮書 (bibliothèque bleue)，十六世紀傳入德國後喚作平民書 (volksbüch)，西班牙人以散單 (pliegos de cordel) 稱之。此等印本厚不踰 40 頁，高 5 至 15 公分不等，用紙輕薄，所附版畫圖繪亦極粗略；內容則頗為固定，率皆童話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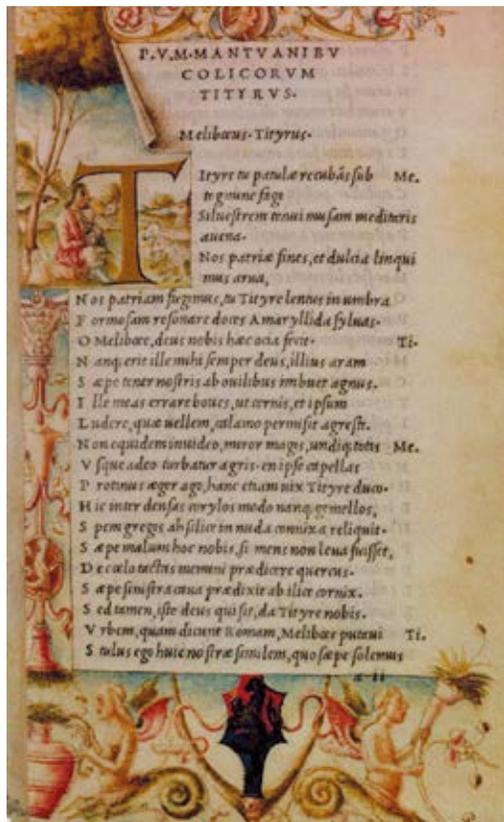


圖 13 1501 馬努提烏斯首度以斜體字型出版的《維吉爾 (Vergilius Maro)》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約翰·萊蘭茲圖書館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藏；Ref. no. Aldine Collection /3359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7/77/Virgil_1501_Aldus_Manutius.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4日。

習字範本、宣教文字、歌謠傳奇之屬。(圖 14) 小書多單葉刷印摺疊而成，與時下所見小冊 (pamphlet) 相仿；其按書冊形式製作者亦有之，惟裝釘簡單。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北方合眾國政府曾充分利用小書的快速流通功效，將《解放奴隸宣言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刷印為高 8.3 公分、寬 5.4 公分小冊，供聯邦士兵閱讀，亦分送南方聯盟國各州黑奴。

近現代的圖書發展

在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科學革命思潮建立的基礎上，歐洲於十七世紀末進入



圖14 1810 袖珍小書《小紅帽 (Little Red Ridinghood)》大英圖書館藏；Shelfmark: Ch.800 / 30.(3.) 取自大英圖書館：<https://www.bl.uk/romantics-and-victorians/articles/chapbooks>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7日。

思想啟蒙時代，前此普獲重視的人本信念被進一步提昇至理性思維層次。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等思想家的創見迭經出版傳播，使社會佈滿對抗封建專制、鄙視盲目信仰、批判傳統教義的氣氛，對西方邁向現代的發展過程影響極大。啟蒙運動思想家以為，理性是「認識真理的能力」，人類無需依傍宗教信仰亦能「自然達到一系列真理」；所賴以獲致真理的各種知識彼此聯繫，亦復交互作用，係一可被持續完善的體系。十八世紀中葉，法國哲學家德尼·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 及科學家尚·勒朗·達朗貝爾 (Jean-Baptiste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 為「改變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合作編

印《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簡稱《百科全書 (Encyclopédie)》，詳細記述各類科學實證知識，作為「理性思考的公開宣言」。全書計含七萬篇文字、近三千幀圖版，內容由百餘位知識菁英參與撰寫，係一部人類既有科學知識與經驗的集大成之作，乃現代百科全書濫觴，亦為十八世紀西方圖書發展最重要的成就。(圖 15)

其時，歐洲出版商家使用之刷印器材多屬谷騰堡式木製印刷機。十九世紀初，英國查爾斯·斯坦厄普 (Charles Stanhope, 1753-1816) 伯爵成功研發鐵製印刷機。繼之，德國弗里德里希·庫尼希 (Friedrich Koenig, 1774-1833) 製成蒸氣驅動之滾筒印刷機，旋為英倫《泰晤士報 (The Times)》購入，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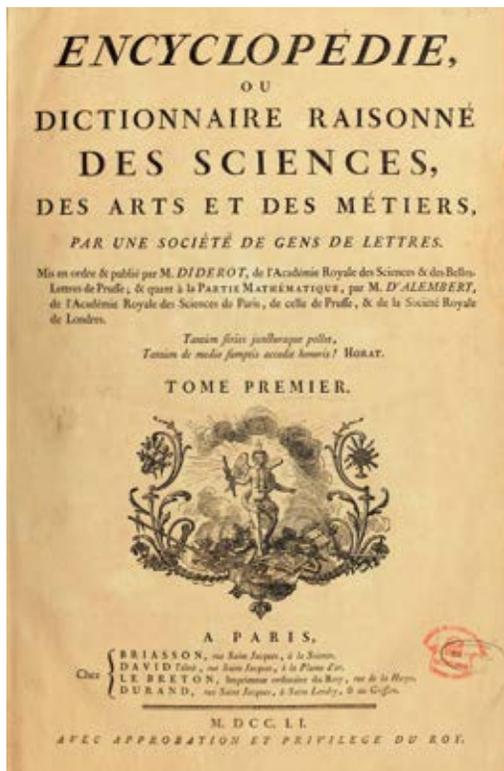


圖15 1751-1772 狄德羅暨達朗貝爾《百科全書》書名頁
 取自維基百科：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b/Encyclopedie_de_D%27Alembert_et_Diderot_-_Premiere_Page_-_ENC_1-NA5.jpg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18年11月20日。

昇刷印速度與產量。美國理察·賀伊 (Richard M. Hoe, 1812-1886) 及威廉·布洛克 (William Bullock, 1813-1867) 續予改進，分別研製輪轉印刷機與自動進紙輪轉印刷機有成。印刷機具精進的同時，造紙產能亦獲大幅提昇。十八世紀末，法國路易一尼可拉·羅伯特 (Louis-Nicolas Robert, 1761-1828) 發明新式造紙機，可生產相續不斷的紙卷。十九世紀中葉，木漿於德國開始機械量產，迅即成為主要造紙原料。世紀末，德國奧瑪·莫根塔勒 (Ottmar Mergenthaler, 1854-1899) 推出整行鑄造之排字機，使製版速度得獲提昇，被譽為「谷騰堡第二 (Second Gutenberg)」。

西方印刷產業發展至此，各項工序大致已由機器取代人力。

印刷出版的蓬勃發展使圖書價格愈益下降，民眾識字率的升高則造成書籍需求日趨迫切。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出版商畢都一亞當斯 (Beadle and Adams) 為迎合大眾休閒閱讀品味，推出以彩圖為封面的系列廉價小說 (dime novel)，題材多為神秘懸疑、浪漫幻想、西部冒險之類故事。廉價小說以便宜紙張刷印，大小約 16.5 公分高、10.8 公分寬，厚僅百頁，形制袖珍，售價最高僅 10 美分。另一方面，以珍貴材料製作裝幀的微型圖書開始流行，頗為富裕的上層階級讀者青睞。二十世紀初，由於廉價雜誌 (pulp magazine)、漫畫書 (comic book) 及其他流行娛樂方式的興起，平裝小說逐漸式微。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企鵝出版社 (Penguin Books) 首度刊行廉價且具啟發性的平裝讀物，以高品質小說及散文為內容，一掃平價紙裝圖書之低俗拙劣形象，將之提昇至「受尊敬」層次。戰爭期間，美國政府體恤海外將士辛勞，一度將古典名著、傳記、詩歌、大眾文學等類作品刷印為軍中文庫 (Armed Services Editions) 小書，分發閱讀。戰後，許多出版商家借鏡企鵝出版社成功經驗，紛紛發行價格相對低廉，刷印品質優良，內容亦且多元的平裝讀物，風靡許多國家，造成一波新的閱讀風潮，時人謂之「平裝讀物革命 (Paperback revolution)」。

後谷騰堡時代的五、六百年間，西洋圖書的製作、刷印與裝幀雖因工藝技術之更新而不斷提昇，大致仍維持古羅馬人冊子本的實體形式。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之後，電腦與桌面排版軟體的結合應用，完全改變了書籍刷印前的編製程序；九〇年代問世的靜電刷

印系統不僅使印量倍數增加，亦使小規模按需（on-demand）印刷成為可能。二十一世紀，成長快速的網際網路為商業與個人線上出版提供了絕佳平台，而手持行動裝置的普及更使電子書的傳播無遠弗屆，徹底扭轉了書籍流通途徑及人書互動方式。目今，電子書的發展方興未艾，新科技正逐漸重塑圖書出版生態，然人類千百年來的閱讀行為絲毫未受影響。遙想古代埃及人、羅馬人披覽莎草紙卷，以雙手捲動頁面的景象，不正與今人閱讀電子書，以指尖滑動畫面的情形相仿？

結論

常人每將周遭一切視為理所當然，其所賴以汲取知識的書籍正是如此。頻繁接觸已使之成為尋常用品，致熟悉其存在之歷史文化意義者或瞭解其推動文明發展之重大貢獻者鮮矣。本文大致勾勒了西方中世紀以迄近現代的圖書發展歷史，由彩繪抄本而平裝讀物、電子書的演化進程；而欲認識中世紀彩繪抄本——谷騰堡活字印本之所從出——的由

來，必先知曉古羅馬冊子本的源流，是以文中亦就古埃及莎草紙卷過渡至羊皮紙冊的經過略作說明。

縱觀西方圖書發展歷史，圖書內容的編輯製作及圖書作為一種物件所蘊含的意義往往存在密切關係。舉例而言，外觀華麗的中世紀彩繪抄本綜合了基督教義文本及繪畫美學表現，既屬一種具實體形制的書冊，亦為一種足以引發多種感官迴響的視覺物件。讀者觀覽之際，每難就文字書法與彩繪技藝作明確區分；文字時而呈現圖繪意象，而圖繪又不時承載文字意義。熟練的書籍匠師自來對於製作所需材料及材料間的相互作用極為重視，因為每一項組成要件皆可能制約讀者與圖書的互動。西方由中世紀以迄今茲所經歷的各種文化運動，無一不與圖書出版傳播有關；與人類其他發明相較，書籍似乎更深刻地影響了文明邁向現代的進程。因此之故，圖書可謂為西方歷史發展的催化劑，曾在各轉折階段對文化或思想變革發揮引領作用。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參考書目

1. 「基督世界——中世紀的歐洲」，世界文明瑰寶：大英博物館 250 年收藏展，<https://www.npm.gov.tw/exh96/britishmuseum/250/zh-tw/exh07.html>。
2. Bologna, Giulia.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the Book before Gutenberg*.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3. De Hamel, Christopher. *A History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London: Phaidon, 1986.
4. Diring, David. *The Book before Printing: Ancient, Medieval and Oriental*.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2.
5. Eliot, Simon and Jonathan Rose, eds. *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09.
6. Howard, Nicole. *The Book: the Life Story of a Technolog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5.
7. Kilgour, Frederick G. *The Evolution of the 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Labarre, Albert. *Histoire du Livr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5.
9. Lyons, Martyn. *Books: a Living History*. 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2011.
10. Miller, Julia. *Books Will Speak Plain: a Handbook for Identifying and Describing Historical Bindings*. 2nd ed. Ann Arbor, Mich.: Legacy Press, 2014.
11. Pettegree, Andrew. *The Book in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2. Roberts, C.H. and T.C. Skeat. *The Birth of the Code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